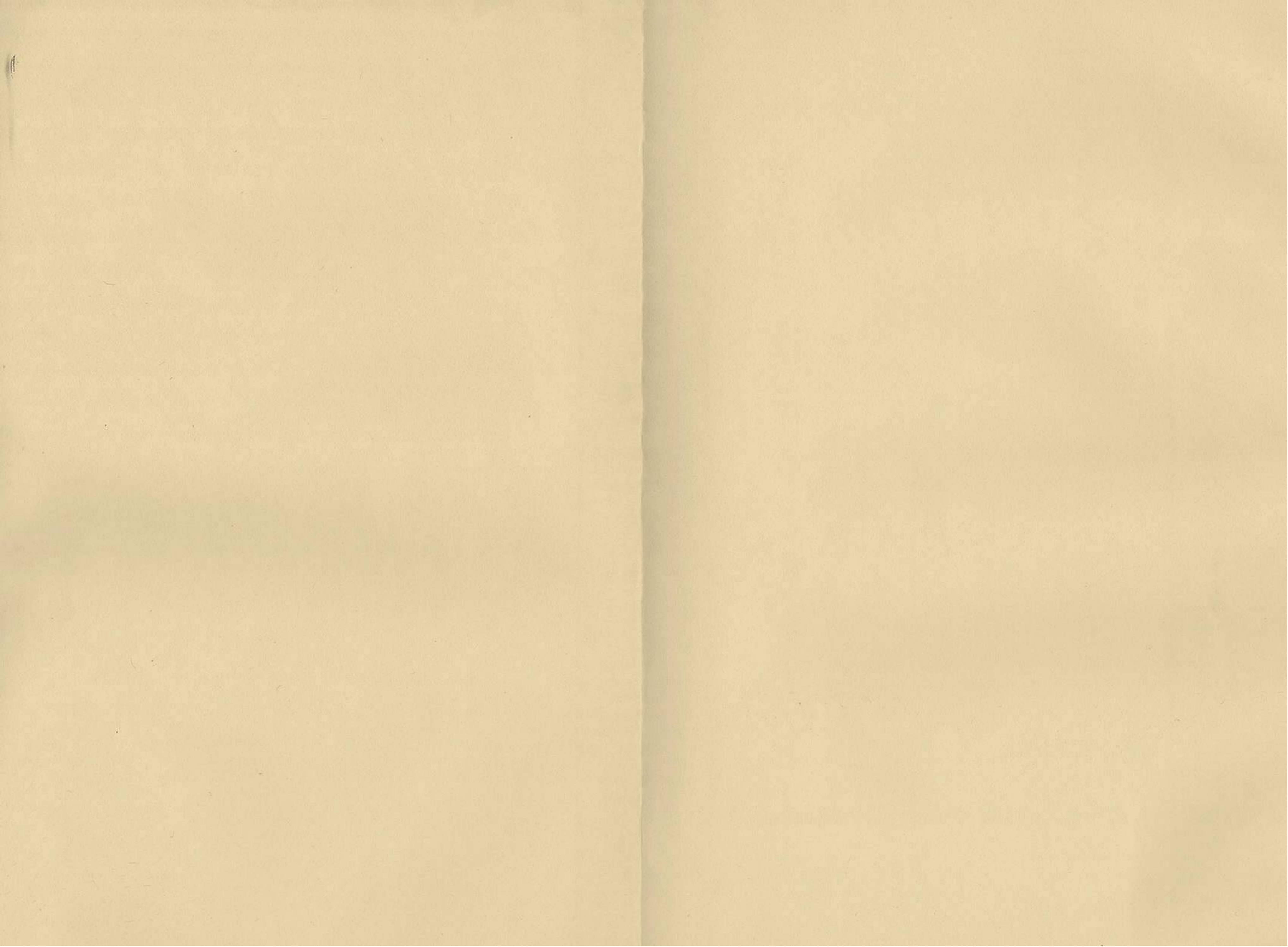


冲虚至德真经

三





中德真經卷第五

列子

張湛處度注

湯問第五

夫智之所限知莫若其所不知而世齊所見以限物是以大聖發問窮理者對也

殷湯問於夏革

革字音赫

曰古初有物乎

疑直混而巳夏革

惡得物

由今所以有物故

後之人將謂今之无物可乎

後世古世

亦无物則不可矣

殷湯曰然則物无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之極

已始

或為始惡知其紀今之所謂終者或為物始所謂始者或為物終終始相循竟不可分也然

自物之外自爭之先朕所不知也

謂物外事先廓然都无故无所指言也殷湯曰然則上

八方有極盡乎

湯革雖相答然於視聽猶未歷然故重發此問今盡然都了革曰不知也非不知也

也湯固問革曰无則无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

欲窮无而限有然无無窮而推類也

極之外復无无極无盡之中復无无盡

既謂之无何得有所謂无外既謂之无何得有所謂无外既謂之无

乃真極

无極復无无極无盡復无无盡或者將謂无極之外更有无極

真盡矣

朕以是知其无極无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知其无極復无无盡也

有則乃是真知也

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齊中湯曰

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也問營之東復猶營

也西行至函人民猶是也問函之西復猶函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

四極之不異是也四海四荒四極義見爾雅知其不異是問則是是矣故大小相含无窮極也含萬

物者亦如含天地夫含萬物者天地也含萬物也故不窮乾坤含化陰陽受氣庶物流形

代謝相因不止於一生夫含萬物者天地也含天地也故无極天地籠罩三光包羅四海大則大

不盡於一形故不窮也矣然形器之物會有限極窮其限

極非虛如何計天地在太虛之中則如有如无耳故凡在有方之域皆巨細相

形多少相懸推之至无之極豈窮於一天極於一地則天地之與萬物互相包

裹迭為國邑豈能知其盈虛測其頭數者哉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夫太虛

天地也有以无窮而容有限則天地未必亦吾所不知也夫萬事可以推之

故信其心知所及而不知所知之有極者膚識也誠其耳目所聞見而不知

視聽之有限者俗士也至於達人融心智之所滯玄悟智外之妙理將謂寫

所聞遠得物外之形若夫封情慮於有方之境循局步於六合之間者將謂寫

載盡於三墳五典歸藏窮於四海九州焉知太虛之遼廓巨細之无限天地為

一宅萬物為游塵皆拘短見於當年昧然而俱終故列子闡无內之至言以坦

心智之所滯挾无外之宏唱以開視聽之所闕使希風者不覺矜伐之自釋束

教者不知桎梏之自解故剗所儒墨指斥大方豈直好奇尚異而然則天地

徒為誇大哉悲夫聯周既獲譏於世論吾子亦獨以何免之乎

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陰陽失度三

之精以調和陰陽使晷度順序不必以器質相補也斷鼈之足鼈巨以立四

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共工氏與顓頊於伏義神農之間其後

苗裔特其體與顓頊爭為帝顓頊黃帝孫不周山在西北之極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

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脩短乎

有同異乎革曰傲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无底之谷

事見大荒經詩含神其下无底稱其无底者蓋深之極耳上句云无底云云亦无底之谷名曰

歸墟莊子云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无減焉八紘也世傳天行與海通

其中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

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

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

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

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兩山間相去七萬里五山之間凡

乃可得數風雲之而五山之根无所連箸若此之山猶浮於海上以此推

所根帶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斷峙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

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彊大荒經曰此極之神名使巨鼇十

五舉首而戴之離騷曰巨鼇戴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

不動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千而既且五山之所一鈞而連

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以高下周圍三萬里山而一鼇

之所引龍伯之人能并而負之又鑽其骨以十計此人之形皆百於是岱輿

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憑大

侵滅龍伯之國使阮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

數十丈山海經云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之國河圖玉板云從崑崙從中

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事見詩東北極有人名

曰諍人長九寸見山海經詩含神霧云東北極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

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

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

見陽而死終北之北莊子云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

其長稱焉其名為鯨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莊

云鯨化世豈知有此物哉說其所常見習其所常大禹行而見之伯益

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夫奇見異聞衆之所疑禹益堅豈直空言譎怪除視聽者之旨聾耳夷堅未聞亦古博物者也江浦之間生麼蟲麼細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

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眦揚眉而

望之弗見其形離朱黃帝時明目人能百步望秋毫之末子羽未聞觥俞師曠方夜摘耳俛首而

聽之弗聞其聲觥俞未聞也師曠晉平公時人夏革无緣得稱之此後著書

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桐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所謂心同

枯徐以神視神者寂然玄照而已不假於目塊然見之若高山之阿以有形涉於神明

巨徐以氣聽氣者任其自然而不資外用也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以有聲涉於空寂

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為枳焉鸚鵡不踰

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然也此事義見周官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无相易

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

同異哉萬品萬形萬性萬情各安所適任而不執則鈞於全足不願相易也豈智所能辯哉太行王屋二山形當作行

在河東東垣縣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

俗謂之愚者未必非智也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

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雜猶其妻

獻疑獻疑猶致難也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魁父

也在陳留界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淮南云東北遂率

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

妻孀寡也有遺男始齒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

止之俗謂之智者未必非愚也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

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

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

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屈其

服其志也操蛇之神聞之大荒經云山海神皆執蛇懼其不已也必其不已則山會平矣

無微而不積无大而不虧矣今砥礪之與刀劍相磨不已則知其將盡二物如

此則丘壑消盈无所致疑若以告之於帝帝感其誠感愚公之誠命夸蛾氏

二子夸蛾氏傳記所未聞蓋有神力者也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

列子五

三

陰无隴斷焉

夫期功於旦夕者聞歲暮而致數取美於當年者在身後而長悲此故俗士之近心一世之常情也至於大人以天地為

一朝億代為曠息忘懷以造事无心而為功在我之與在彼在身之與在人弗覺其殊別莫知其先後故此山之愚與接妻之孤足以晒河曲之智蓋一世之感彼心悠之徒可不察與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

隅谷虞淵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

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大禹曰六合

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

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天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 聖人順天地之道

而形不待日月而明 夫生者自生形者固形明者自明

將迎而壽 自天者不由禍害 不持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

而行其道自然 自然者無所假也 非聖人之所通也

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 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

齊限无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

當國之中有山山名曰壺領狀若旣 旣捷頂有口狀若貝環

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瀆 泉曰瀆 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

為四埒注於山下 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

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色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

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温適不織不衣百年而

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苦其俗好聲相攜

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倦則飲神瀆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注

浴神瀆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忘歸既

反周室慕其國傲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

之衆山川之觀植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

肆咤則徒卒百萬 視搗則諸侯從命 亦奚羨於彼而棄齊

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平此仲父之耄老柰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

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 朋之知極於齊國豈知彼臣恐彼

國之巨偉故管仲駭之也

臣恐彼

國之不可知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此國自不可得往耳豈以朋之言故止也

南國之人被髮而裸北國之人鞞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

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求裘夏葛水舟陸車然而得之性而成

夫方士所資自然而能故吳越之用舟燕趙之乘馬得之於水陸之宜不假學於賢智慎到曰治水者莫防決塞雖在夷貊相似如一學之於水不學之

也禹越之東有軼沐叔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

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

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酒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康

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

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此事亦見墨子孔子東游見兩小兒

辯鬪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

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

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

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

爲汝多知乎所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二童子均天下之至理也

列子五均髮均懸輕重而髮絕髮

皆平皆均則連於形物亦然連屬也屬於器均髮均懸輕重而髮絕髮

不均也髮其微而不至不絕者至物故也今均也其絕也若其均也

人以為不然凡人不自知其然者也會自有知此理爲然唇何唇何

以獨繭絲爲綸其爲釣荆條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

於國日鯁魚其於白勺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鈎不伸竿不撓六綸下沈青

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善弋射者弱弓織繳乘風振之連雙

鷦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

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无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鈎手无輕重物莫

能亂魚見臣之鈎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

致重也大工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

曰善善其此喻者以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

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

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爲汝攻之何如一人曰願先聞其

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疆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冥於斷志謂心智氣

故多慮性弱齊嬰志弱而氣疆故少於慮而傷於專則果而自用若

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胃探心易

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

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

易心無其本識故各以其家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

所由訟乃已此言涉誕乃書記小有然魏出華他能夠腸易胃滿洗五藏天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瓠巴古善鼓琴人也鄭師文聞之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

以歸矣難發其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

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遺弦聲然後能盡聲聲之用也內不得於心外不應

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心手器三者立應不相違失而後和音發矣且小假之以觀其後

无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

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商金音屬秋南呂八月律涼風摠至草木成實

得秋氣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鐘夾鐘木音屬春温風徐迴草木發榮

得春氣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鐘黃鐘木音屬冬霜雪交下川池暴

涸得陰水氣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蕤賓五月律陽光熾烈堅冰

立散得夏氣故消釋此一時彈琴无綠頓變四節蓋舉將終命官而摠

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涌至和之師襄乃撫心高蹈

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師曠為晉平公奏清角一奏之有自

之三奏之裂帷幕破俎且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鄒衍之吹律北方有地

恐伏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得濟者或言或凶也鄒衍之吹律美而寒不

聖五穀鄒子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薛譚學

諱於秦秦善歌者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

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云薛譚乃謝求友終身不敢

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韓國善歌者也東之齊價糧過雍門鬻歌

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懼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

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曼聲猶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

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長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



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發猶遺也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效娥之遺

聲六國時有雍門子名周善琴又善哭以哭于孟常君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

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我我今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

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

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

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

志想象猶吾心也言心闇合與已無異吾於何逃聲哉發音鍾子期已得其心則無處藏其聲也周穆

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中

已有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日謂吾與若俱觀之越日

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

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

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領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

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

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草木膠漆白黑丹青

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

髮皆假物也而无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如向者之始見王也王試廢其心

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此皆以機關相使去其機關

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近世人有言人靈因機關而生者何者造化之功至妙故萬品咸育運動无方人藝靈拙

但為載成形塊然而已至於巧極則幾乎造化似或依此言而生此說而此書既

自不爾所以明此義者直以巧極思之无方不可以常理限故每舉物極以祛近

惑豈謂物无神主邪斯失之遠矣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班輸作雲梯可以飛

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

身不敢語藝云而時執規矩特執規矩非言其不敢數之也甘蠅占之善射者殼弓而獸

伏鳥其前无虛發而獸鳥不敢逸戰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

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

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牽挺二年之後雖雖末倒背而

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必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

而後告我昌以驚懸虱於牆南面而沒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

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丘山也謂如輪則餘物稱此而大焉乃以燕角之弧朔蓬

之鋒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謂弓勁矢貫虱之心其用乎之妙也以告飛衛飛衛高蹈

折臂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

獲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

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无差

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剋辭以誓不得告術於

人謂其道也此一章義造父之師曰泰豆氏泰豆氏見諸雜書記造父之始從習御

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

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箕裝皆須柔屈補接而後成器為弓冶者調筋角和金鐵亦然此學

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魏得計步而

履之而行趣走往還无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

數日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魏疾也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

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唇吻之和

正度乎曾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

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

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

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无差迴

旋進退莫不中節與和響之聲相應也然後輿輪之外可使无餘轍馬蹄之外

可使无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

之夫行之所踐容足而已足外无餘而人不敢踐者此心不夷體不閑故也心夷體閑即進止有常數遲疾有常度苟盡其妙非但施之於身乃可行之於

邴章邴章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

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有膽氣而體羸虛不能舉兵器也取假力於人誓

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眾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

承刀披胷受矢鉗鐐摧屈而體无痕撻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雛鷓也

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

垂涕曰願子為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章  
子服之却三軍之眾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禮請  
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二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  
言其狀一曰合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所觸也泯然無際經  
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日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  
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  
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與日月同色也方夜見光而不見  
形言其照夜其觸物也騞然而過騞切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  
三寶者傳之十二世矣而无施於事不能害物匣而藏之未嘗啟封來丹  
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晏晚暮也  
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以其可執可見故受其下者來丹遂執劍從  
黑卵時黑卵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  
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二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  
曰汝何蚩而三招子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  
妻曰醉而露我使我盜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  
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  
鍬鍬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  
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  
乎雪此周書所云皇子以為无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  
於誣理哉此誣章斷後而說切玉刀火浣布者明上所載皆事實之言因此二物无虛妄者

列子冲虚至德真經卷第五





力命第六

命者必然之期素定之分也雖此事未驗而此理已然若以壽夭存於御養窮達係於智力此惑於天理也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眾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无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命也豈所以然而然者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於命故列子叩其端使萬物自不其中苟得其中則智動者不以權力其乘分矜名者不以矯抑虧其形生發言之旨其在於斯嗚呼覽者可不察哉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豆濁食則菜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擺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譔然有教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邀游不同行固  
 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子无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謂德有厚薄也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无以應自失而歸中途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偶偶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子並而賤貴貧富與子異子語之曰子无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

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

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此自然而非非而

沒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

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謂北宮子既歸衣其且褐有狐貉之温

進其菽菽有稻梁之味庶其蓬室若廣厦之蔭乘其草輅若文軒之

飾然身道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一達於理則外物多東郭先

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二言而能寤易悟也哉管夷吾鮑叔牙

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

公族多寵嫡庶並行齊信公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國人懼亂管仲

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糾襄公之弟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小白糾既而

公孫無知作亂襄公自立無知殺我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

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桓公也魯魯殺子糾召

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齊告魯曰子糾兄弟弟弟忍加誅請殺之召忽管仲

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无私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

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全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

釋其囚桓公禮之鮑叔親迎管仲於堂阜而脫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

以身下之高國齊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

困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

鮑叔謀事才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

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

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

叔不以我為无耻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

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无善

交實无用能也實无善交實无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

此明理无善交用能非但管鮑桓公而已召忽非能死不得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

小曰非能用能不得不用此皆冥中自相驅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

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言病之甚不可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

列子六

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清已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

不能棄善使之理國上且鈞乎君下且逆乎民必引君今其道不弘道苟瑕錄善不引則逆民而不能納矣

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罔朋可然也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居高而自忘則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

已若者感其道之不及聖於其民以德分人謂之聖人化之使合道而不宰割也以財

分人謂之聚人已急有以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物備於人則以賢下人

者未有不得人者也道行則不願謂曰故曰勿已則罔朋可郭象曰若有聞見則事鍾於已而羣

盡其道故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罔朋也不得不

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

我也皆天鄧析操兩可之說或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竹刑簡法

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此傳云子產

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此傳云子產

上章可以生而生或積德履仁或遇時而通得當年之歡天福也自生耳

未必由仁德與智力然交履信願之行得勝可以死而死或積惡行暴或積善

一已之志年而無憂虞非天福如之何也天福也自生耳或積惡行暴或積善

賴生之存而感之於死天福也自然死耳自然窮耳未必由凶虐與惡窮然則

由身招若應事而至天福也凶虐之心居不類生之地而感之於死是之

死而不死居困辱之途不願天罰也死復是天罰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

死有矣此之生而得生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此義之生而

更生者也此二句上義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比命也智之所无已設之而重出疑書誤

何由生死之理不可測則死如故曰窈然无際大道自會漠然无分天道

自運无際无分是自然之極天地不能犯天地雖大不能干神聖

不能運鬼魅不能欺鬼魅雖妖不能自然者默之成之默无平之忘乎之神聖

施為將之迎之似若將揚朱之友曰季子梁季梁得疾十日大漸漸劇

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揚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

我歌以曉之揚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



不解悟之貌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

也苦也苦也苦情露讓音極凌音誅音四音人相與游於世胥

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為才之得也眠莫疑難誣止誣如勇敢

以行无戾也多偶自專乘權隻立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適發自

不相顧眄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貌不一而成之於道命所歸也

僂僂危成者俏成也俏音肖初非成也僂僂敗者俏敗者也初非敗

也世有幾得幾失之故迷生於俏感其以成敗而不俏之際昧然於俏而

不昧然隱會言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禍福豈有內外皆理之立

我无二心無喜懼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拚目塞耳背坂面墜亦不

墜什也此明明智計之故曰死生自命也若其非命則仁智者必壽

窮自時也若其非時則勤儉者必富怨天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

者不知時者也此皆不識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其使

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中半其少智之人

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

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不役亡所不量任智之則全而亡喪亦

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自全者非用心之所能自

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沫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

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无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

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跪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稜車可得而乘

也且猶不欲死而况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

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

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

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賦敵之

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行假當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

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沫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

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景公意焉舉觴自罰罰

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



二臣者各二觴焉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  
愛子天下无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无子无子之時不  
憂今子死乃與嚮无子同臣奚憂焉農赴時商趨利工追術仕逐  
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  
也自然耳  
運也

冲虚至德真經卷第六





